

青春岁月

朋友

□李娜 文/图



下班回家经过体育场附近，偶然见到一个很久不联系的朋友，我们相互看了一眼，没想到开口说的一句话竟然都是关于彼此的着装。

我揶揄她说：“你怎么穿得这么好玩，一身粉雕玉琢的，装嫩啊。”她用手轻轻地搽了我一拳说：“你这裙子怎么是墨绿色，多显老啊。”旁边的同事都笑了不说话。

我们闲聊了最近各自的情况，有些意犹未尽的感觉，她着急地看手机说要赶着回家做饭，这才有点不舍地告别。

她是我实习时认识的朋友，那时候我在实习单位住宿，也吃

不到什么好东西，她家离实习点很近，每天早晨乘公交车从家里带一饭盒炒菜给我，时间久了，我升级为很不客气地点菜让她带来。

我们都爱好文学，她喜欢写小说，常把小说手稿给我看，“臭味相投”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。

她参加了律师自考，不知道是否通过，也考过公务员，最后又回到所学专业范畴，成为任现实吞没理想的人。

我和她大同小异，虽然没她能折腾，也成为普通的上班族，还好，我将写作的爱好从搁浅几年后重新捡拾起来，自娱自乐中寻找渐行渐远的梦。

这几年我们很少相聚，有时在微信中调侃几句，她在我手机联系人的分组里属于“好友”一群，不清楚我在她手机中是何种位置，再不济也是朋友吧。

人们常说有些感动都体现在细微的事情中，多年以后我想起与她的友谊片段大多是我从她手中接过饭盒，揭开盒盖的一刹那，眼睛里充满了她所说的饿狼的绿光，囫囵吞枣，风卷残云般一扫而空。

据说她妈妈听她描述我吃饭的贪婪样特别有成就感，对自己的厨艺变得非常有自信。

那时“吃货”这词汇远没现在这样流行，而我就是名副其实的



家庭相册

母亲的背

□于德深 文/图

我是在母亲的背上长大的。

小时候，我好哭，不知为什么，哭起来总是没完没了。尤其到了晚上，劳累了一天的父亲本想好好休息一下，可他眼睛一闭我便开哭，气得父亲直骂：“这是哪个冤家下世，托生了这么个混蛋！”每每这时，母亲总是把我背起来，走出屋外，围着房屋一圈一圈地走，直到我躺在母亲的背上，暖暖地睡着，母亲依然舍不得放下我，生怕放下的瞬间，我又醒来。就这样，儿时的我在母亲的背上，哭着、躺着、趴着、睡着、幸福着。

6岁那年，母亲说你该上学了！过去是三字经，百家姓，四书五经。如今是新社会，老套没了，新东西得学，心里没有谱就是睁眼瞎，长大了也没出息。母亲扯了块小花的蓝布，包了两个黄纸的本和两本书，让我挟着，就这样领我上了路。学校的路很远，距我家有六七里，走了半路我不想走了，于是便扯着母亲的手拖着不动。母亲看看我，叹口气说：“还得我背着你走啊，这么大了，还离不开母亲的背？”就这样，我又伏在母亲的背上，一直到学校的门口。母亲把我交给老师，叮嘱我几句，转身走了。望着母亲，我真想再回到母亲的背上。

7岁时，我升小学二年级。那年雨多，初一阴，十五就下，有时梅雨连绵，门前不远处的草甸子一片汪洋，上下学只好由大人接送，哥说让我送你吧！我挣开哥的手，“我想让妈送。”母亲瞅瞅我笑了：“你得什么时候长大啊！哥哥送你不也一样吗？”“哥不背我，我害怕淹到。”母亲用手点了下我的脑门：“你呀，又想让我背着。”我抿嘴偷偷地乐。于是母亲牵着我走到草甸子旁，把自己鞋脱下拎在手里，俯下身子背起了我，颠了下说，以后怕母亲再也背不动你了。母亲边说边趟着水，在没过小腿深的水里跋涉着，直到把我背过草甸子轻轻放下：“放学让你哥哥接你，妈事儿多着呢！”母亲说着重又转过身去趟着水走了。望着母亲转身的瞬间，我突然觉得母亲的背好像慢慢缩小了，被岁月磨砺了，被家务纠缠了，被长大的孩子压弯了，似乎我再也无法攀登了。

那以后，我再也没让母亲背着。

再后来，当我一个人离开家乡，和母亲见面的机会也少了，但母亲的背影总在我眼前晃动着，我知道，这是我想念母亲的原因。闲暇时一个人散步，视线常常落在年轻的母亲背着孩子在散步，孩子脸上荡起了美丽和幸福的笑容。心里总喃喃地想告诉孩子：母亲的背上日子太短，孩子可要珍惜啊！虽然我知道，这时的他们和我过去一样，还不懂得这道理，甚至还听不明白这句话。



图片故事

孙师傅和他的“老伙计”

□王士全 文/图

东方的天空一抹鱼肚白，晨曦在冬天的清冷中宁静，北京城还在沉睡的梦里。

丰台青塔小区后排塔楼的一个楼门儿悄无声息地打开，一个魁梧的身影闪出楼门，此人信步向一辆“考斯特”走去，打开车门上车，发动机“嚓嚓”地响了两声，车灯“唰”地射出两道光束，热车片刻，“考斯特”徐徐地开出小区后一路向北，沿着永定路来到西郊的田村，轻轻稳稳地停在环京物流的大门口，此时，天渐渐地亮了，开车的司机看了看车上的表：6:10。

这辆车是单位的班车，司机是孙师傅，转过年儿的4月份，老孙师傅就该满60岁退休了。

每天早晨6:10，算是他的一天工作的开始，约6:30，坐班车的人到齐，他开着班车，沿着阜石路到三环航天桥，一路接上半路等班车的职工，沿着三环上京藏高速，再从北清桥拐出高速，沿着八达岭辅路接上等车的职工，直到昌平城西的单位，车程大概1个小时10分钟左右，7:20班车到达单位。到了单位吃完早饭，闷上一杯酽茶，老孙师傅就开始把心爱的“老伙计”里里外外收拾个干净，歇息片刻，等候着每天至少两次去银行，还有其他零星的出车任务……

晚上，孙师傅依旧沿着上班路线一把坐班车的职工挨个送到家，因为晚上堵车，等他到家时，已经七八点钟了。

孙师傅从参加工作到明年4月份退休，一直没离开过方向盘。这辆老“考斯特”，行驶公里数已经四十多万了，是老孙亲自从湖北开回北京的，但随着明年北京淘汰VI、VII车辆，这辆被老孙始终当孩子一样看待的老伙计也该和他一样退休了。



开一辈子车的大有人在，但能做到像老孙一样开一辈子车没出过交通事故、发动机舱哪有点儿声音不对头，心里八九不离十地就知道车子出了什么毛病，是咳嗽是喘，毛病的大小，是该进“医院”“治疗”，还是自个儿“鼓捣鼓捣”就“手到病除”的人还真不多，尤其现在的司机。

老孙一辈子开车养成了“毛病”，一天也不会让自己的老伙计“带病”上路，所以，老孙“把”着的车，不管跑了多少公里，你开着保准放心——没毛病。

老孙起小就是个干什么事儿都“走心”的主儿，性格蔫不出溜地喜欢把自个儿干的事儿琢磨个透，单位里遇见这么个司机，修车那真是省了大钱了。你想啊，车子有个小毛病，老孙这样的人非得“见识见识”，一来二去，从“医师”变成了“主任医师”；二来呢，但凡这种性格的人，都仁义，能给单位省点就省点，能让自个儿的车始终“踏实”就让它“踏实”。

就拿单位里的这辆“考斯特”来说，每天往返丰台到昌平，一年365天，多少个春夏秋冬，就没趴过一天窝，至今那车还跟新的似的，车子没进过汽修店大修过，发动机动力还是“小伙子”一样“杠杠”的，原因嘛，就是因为那车11年几乎就没离开过老孙的手。

简单的快乐

□张国良 文/图

那天经过一条河，看到一对中年打渔人把船停靠在岸边歇息，男人在说着什么，女人微笑着温柔地看着男人。看着温馨的一幕，内心不禁生出一些小感动。也许，他们的生活并不怎么富裕，但可以看出他们的小日子过得温馨、快乐。

是啊，这就是爱情。因为心中有爱，所以理解。因为心中有爱，所以知足。因为理解、知足，所以会有最简单的快乐。

禁不住拿起笔涂鸦出一首小诗：

亲爱的
我们歇一会
没有尽头的漂泊
我有些累了
相信，你也累了
只是你从来不说
你温柔的脸上
温柔的微笑
是我内心深深的惭愧
这么多年了
我能给你的
除了一艘破旧的小船
就是无尽的漂泊
居无定所 风餐露宿
你仍然 微笑着陪在身边

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，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

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: 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